中國將軍的日本兒子

張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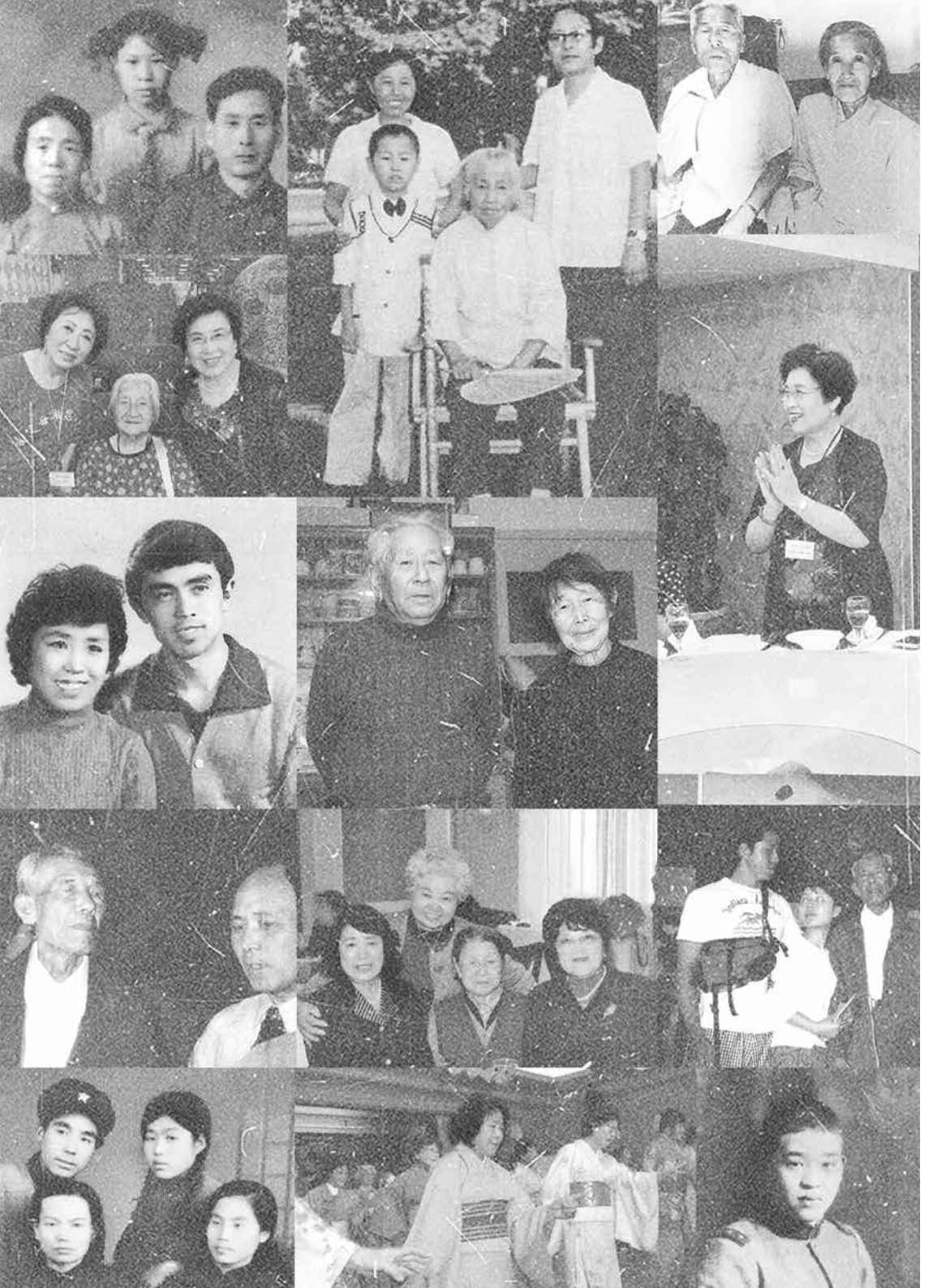
開明書店

說句心裏話，
我有兩個家，
一個家在東瀛，
一個家在中華……
雖然回到祖國，
來來來，
更想中國的家，
沒有中國的養父母，
誰來把我收養，
誰把我養大……

——《說句心裏話》(景志仁作詞)

目錄

	前言	/005
第一章	中國將軍的日本兒子	/011
第二章	淚花浸透七十五年的思念	/039
第三章	來生有緣能相聚 重作母子奉尊前	/091
第四章	陌生祖國中的思鄉深情	/115
第五章	我是中國養父母的寵兒	/135
第六章	您是我永遠和唯一的母親	/147
第七章	解放軍就是我的養父母	/167
第八章	中國養父成就了一名日本武術家	/187
第九章	養母的乳汁養大的謝恩會會長	/207
第十章	大愛無疆 不問親仇	/227
第十一章	中國人的善良感動了多少日本人？	/243
第十二章	養父母與孤兒：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互文結構	/259
	後記	/273



前言

這是我在留學時代打工時遇到的一件事情。

我們一夥中國人包下日本東京都內一個公園每年從 5 月到 11 月的除草工作。管這個工作的日本老頭兒，和我們相處得很融洽，到了休息的時候，我們就鑽進灌木林，講流行於中國和日本的各種笑話，轉眼間笑得人仰馬翻。

離我們不遠的地方，也有一群日本公司的人坐在那裏休息，他們也是來打草的。也許是由於長幼分明吧，他們在那裏正襟危坐，不像我們這裏，迴蕩着歡聲笑語。

中午，我們來到了附近一家中華料理的小店，繼續我們的談笑。好像為我們的故事和笑聲所吸引，坐在對桌上的一個人走了過來，他是另一個來打草的日本公司裏的一員。

「你們是中國人？」他操着濃重的山東口音問道。

「是啊！您是哪裏人？」

「我是山東人，是戰爭孤兒。」他高高的個子，黑紅的臉膛，眼角刻着幾道深深的皺紋，像是一個典型的山東大漢。他看到我們似乎感到異常親切，就把他的份飯端到了我們的桌上，和我們攀談了起來。

「您在山東還有什麼親人嗎？」我問。

「我是老大，家裏還有兩個弟弟，兩個妹妹。父親死了，母親還活着，已經八十多歲了。」說到這裏，他望着窗外，眼睛裏充滿深情，像是要掩飾什麼，忙着喝了一口水。他沉默了片刻，突然表情變得非常嚴肅，認真地問我們：

「你們說世界上哪個國家最好？」

「哪個國家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我說。

「要我說中國最好。」他說。

我們對他的話有些吃驚。

「那為什麼你還回到日本？」小胡說。

「我是沒辦法了，入了日本國籍了。」

他又簡單地介紹了自己的身世，說他只記得他的日本生母把他放到了一片草地上，後來是他現在的中國母親把他抱走了。

「你回日本，認你日本的母親，也受到了血液檢查吧？」老王突然沒頭沒腦地問。

「可不是，本來我有證據，我的日本母親扔我時在我身上縫了一塊白布，上面寫着我的名字。我拿着這個證據回日本，可他們還不承認我，又驗我的血，驗我母親的血。你說為什麼人回到自己的國家還要驗血？好像我是個騙子。」

他歎着氣說，目光變得非常迷茫。

「你在日本混得不錯吧？」老林問。

「我日語不好，他們不把我當日本人。開始我說我是日本人，和我一起幹活的日本人都不信。我把護照給他們看，他們把護照翻過來看，倒過來看，然後就嘻嘻地笑，後來我就乾脆說我是中國人。」

「你在中國時你的養父母對你好嗎？」我問。

他很不以為然地擺擺手：「什麼養父母，父母就是父母。父母對孩子不會有兩樣。」

「你的養父母過去做什麼工作？」

他再次激烈地擺了擺手：「什麼養父母，父母就是父母。不要叫『養父母』。我父親過去是焊工，母親沒有工作。」

「你的養父母……」我意識到自己又說漏了嘴，下半句話沒敢再說下去。

他突然憤怒了：「不要你說養父母，為什麼你還要說！？」

他站了起來，雙手握拳，像是在保衛着什麼。

我不知所措了。我想分辯說：本來就是養父母，但我無論如何也沒敢說出口。

我們對視了好久。他慢慢地鬆開了拳頭，坐了下去。在他坐下去的剎那間，我突然看到他的目光變得無比焦渴，緊張地向四方張望，像一個飢渴的嬰兒在尋找着依託，茫然而充滿了期待……我久久地望着他，望着他和我們一樣污跡斑斑的米黃色工作服，望着他結實的額頭下紛紜的魚尾紋，望着他微微顫動的嘴唇……

漸漸地，我似乎理解了他。我仿佛看到了，在 50 多年前，一個被拋棄的孩子，坐在茫茫的草地上，在極度的飢渴中，就是用這樣的目光，哭喊着向四方，向遙遠的天空張望。這時，一個母親走來了，也許是一個衣衫襤褸的母親，她緊緊地擁抱了他……

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接受的沒有任何條件的接納，不需要證明，更不需要驗血，也許母親還知道他是自己敵人的孩子，殺戮過自己同胞的敵人的孩子……

然而她走來了，在藍天與大地之間，一個母親和一個兒子，超越了親與仇、敵與友、國與家，他們以一個比這一切更博大、更深遠的生命的吸引，緊緊地擁抱在一起，血和淚，永遠地流在了一起……

也許，這是他與世界唯一可靠的聯繫，是他唯一的不可間離、不可分割情感的依託，是他在陌生的國度，抵抗孤獨的唯一溫馨的回憶……

我知道我錯了，儘管我只是說出一個事實。

這件事情常使我夢魂牽繞。遺留在中國的日本戰爭孤兒，日語叫「殘留孤兒」，他們在日本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回國後沒有找到親人的都用自己起的日本名字，少數找到親人的用自己原來的名字。剛來日本時他們大多說不太好日語，生活習慣也是中國式的，看中國電影、中國電視、吃中國飯菜，不改濃重的東北鄉音，喜歡唱中國老歌、中國京劇、中國二人轉，祖國日本，對他們來說顯得有些陌生，他們思念撫育他們成長的白山黑水，更思念養育他們的中國養父母。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佔了中國東北地區，東北淪為日本的殖民地。1932 年 3 月，在日本軍隊的一手策劃下，末代皇帝溥儀，在長春成立了傀儡政權 ——「滿洲國」。

上世紀 30 年代，日本發生「昭和恐慌」，造成當時日本農村陷入疲弊困頓的情況，出現大量農業過剩人口，農民運動不斷激化。日本政府為了解決農村經濟所面臨的危機，同時維持日本在「滿洲國」的利益及在發生戰事時保證預備兵力的供應，從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開始向中國東北大量移民，使他們居住在與蘇聯相鄰的北部與東北部。1936 年，日本廣田弘毅內閣制定出《滿洲開拓移民推進計劃》，計劃在 1936 年至 1956 年將 500 萬名日本人移居至東北，與此同時，也推出了要建造 100 萬戶移民住所的計劃。為了保證這些日本移民的土地，除了開荒以

外，他們以極低廉的價格，強徵中國農民的土地，1935 年 5 月，日本拓務省制定《關於滿洲農業移民根本方案》，決定自 1936 年起，在 15 年內向東北移民 10 萬戶。10 月，日本在國內成立「滿洲移民協會」。12 月，在偽滿成立「滿洲拓殖株式會社」。1937 年 8 月，將「滿洲拓殖株式會社」改組擴大為「滿洲拓殖公社」，作為日本在東北的移民活動的管理機關，同時又成立以關東軍高級軍官及偽滿大臣組成的「拓殖委員會」，作為在偽滿領導移民活動的最高機關。到 1939 年末，日本移民用地已達 10 679 000 公頃，其中有 2 038 000 公頃是原來中國農民的已耕地，佔全體移民用地的 19%，為日本國內耕地總面積的 1/3。到 1941 年底為止，日本通過偽滿政府和「滿拓」掠奪的土地高達約 2000 萬公頃，約是日本國內耕地面積的 3.7 倍，此外日本還派遣大批日本軍政人員、工商界人士進入東北。截至 1945 年底止，日本在東北移民人數達 166 萬人，其中農業移民達 32 萬人（亦有 27 萬人的說法），而唯一可以保護這些「開拓民」的關東軍，隨着戰局的惡化，大部分轉移到其他地方，喪失了迎擊蘇聯的戰力。

1945 年春，蘇聯軍隊決定進攻「滿洲國」之後，日本政府還裝聾作啞，不向開拓民傳達任何有關蘇聯軍隊和關東軍的動向，使開拓民無法採取任何避難措施。更有甚者，關東軍為了補充人員，實行了所謂「絕根動員」，把開拓民中的青壯年全部徵兵，只留下婦孺老幼，使他們從 1945 年 8 月 9 日開始，在蘇聯軍隊的突然襲擊中，在飢寒交迫中生離死別，那些帶着嬰幼兒和兒童的人們，為了使這些孩子存活下去，唯一的辦法就是送給中國人養育，以後這些日本孩子就一直留在中國。

1945 年日本戰敗後，大批日本兒童成為孤兒，日本方面估計有 2500—2900 人。善良的中國人把他們接到家中，承擔起養育的重擔。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 2015 年的統計資料，孤兒總數為 2818 人，其中有 1284 人的身份被判明，赴日定居的孤兒為 2555 人，加上配偶和子女人數達 9374 人。1995 年日本政府制定並實施了《中國殘留邦人援助法》，遺華日僑的回國事業成為日本國家的責任。

如今，日本遺孤已白髮蒼蒼，他們大多數在中國度過大半生，與中國的養父母及兄弟姐妹結下了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深厚情誼。

1999 年 8 月 20 日，180 多名中日各界人士聚集在中國瀋陽的「九一八歷史博物館」，舉行了遺留中國日本戰爭孤兒「感謝中國養父母紀念碑」揭幕儀式。

「感謝中國養父母紀念碑」是一座古銅色的雕塑，塑造着兩個衣着簡樸的中國中年夫婦。也許，他們的親人在那場剛剛結束的戰爭中被日本侵略者殺害。也許，他們的村莊，在「三光政策」下殘忍的火光中被燒成一片焦土。他們或曾背井離鄉，流離失所，《松花江上》那淒楚的旋律還在他們的心中迴蕩。但是，他們充滿慈愛地走向了一個又一個啼飢號寒，生死無告的日本孤兒，義無反顧地擁抱了他們、親吻了他們，給他們父親的呵護、母親的慈愛和一個溫暖的家。不論他們的父母做了什麼，無論他們來自何方，這個家無條件地接納了他們，給了他們一個生死與共的許諾。你看，他們領着一個身背小書包的日本孤兒，充滿了給予他慈愛與安全、幸福與快樂的自信，雕塑上的日本孤兒仰頭望着中國母親，表情多麼安然……

在揭幕儀式上，孤兒代表木村成彥代表孤兒們致辭，當他說到「親愛的爸爸媽媽，我們來看你們來了」時已然泣不成聲。

這本書，就是一部追蹤他們的經歷與情感的採訪錄，是對日本戰爭孤兒和他們的中國養父母在宏大的歷史中獨特的生活縮影及這些孤兒們生活經歷的粗淺研究。

2009 年 11 月 11 日下午 15 時 40 分，一輛載着日本侵華戰爭遺孤感恩訪華團的巴士抵達中南海，當時的北京已是寒風刺骨，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來到紫光閣外的平台上，親自出迎越海而來的代表團……

這個代表團是由 45 名來自日本各地的戰爭遺孤及 10 餘位長年來一直支持這些孤兒的日本議員、律師等組成，此次來華是為了看望仍然健在的中國養父母，並為已經逝世的中國養父母掃墓。

溫總理說：「你們回家了！你們回來看望父母，看望家人，看望中國人民，我也是你們的家人。我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對你們表示歡迎！」

在會見將要結束時，當時 69 歲的松田桂子為溫家寶總理獻上一曲改編的歌曲《說句心裏話》，歌中深情地歌唱了具有兩個祖國，兩個家的戰爭孤兒們，對中國和含辛茹苦把他們養大的中國養父母的深情。

沿着這深情的歌聲，我們追尋着他們的腳印，走進北風刺骨的東北的原野，我們看見一個中國母親，背着一個啼飢號寒的敵人的孩子，走在冰封雪埋鄉間小路，走向一間炊煙嫋嫋的茅屋，無數令人淚水縱橫的動人的故事，就從那裏開始，並延伸到永遠……

爸爸，媽媽，你們還在惦記着你們的兒子嗎？
你們看，我——你們的兒子，
一個日本的孤兒，正和我們總理在一起……

第一章

中國將軍的日本兒子

——日本戰爭孤兒白山明德和他的中國養父母

1945 年的冬天，陰霾籠罩中的瀋陽城飄下點點雪花，瀋陽站以東繁華的商業街春日町（現在的太原街）鬧中取靜的一個大宅院裏，一位中年婦女抱着一個男孩來到國民黨軍官白澄（白劍秋）的宅邸前。

那是一座灰磚灰瓦的日式宅院，裏面有三棟房子。白澄將軍與妻子金石純結婚數年，雖然得了一個千金，但是沒有兒子。

而這個男孩，是一個日本戰爭孤兒，推定出生於 1943 年，父親在蘇軍 1945 年 8 月 9 日攻入東北後戰死，母親要回日本，吃住行都很困難，因此託人為這個最小的孩子找一個能撫養他長大的人家，只帶着他的哥哥回國了。

《奉天春日市場．七福屋百貨店的遠景》
偽滿時代日本發行的有關偽「滿洲國」的明信片
愛知大學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ICCS）所藏

初到將軍家

聽說白澄希望要一個男孩，中間人就把這個男孩送到了白家。

白澄和妻子看這個孩子天庭飽滿，地閣方圓，虎頭虎腦，健康活潑，不由得非常喜歡，馬上同意收留這個孩子，並給他起名「白明德」。白家大戶人家，書香門第，起名也援經據典，「明德」是儒家經典《大學》中的第一篇文章。相傳「明德」所在的第一章為孔子的觀點，曾子述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詩．大雅．皇矣》:「帝遷明德，串夷載路。」朱熹集傳:「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太王也。」南朝宋．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陳琳》:「餘生幸已多，矧乃值明德。」

白家希望這個孩子長大後能修養德行、行善積德、成為大器。

白澄的妹妹白素芳，是中國黑龍江大慶市的退休醫生，她對筆者說：

> 這個孩子來到我家後，大家都很喜歡他。哥哥下班回家總是給他帶好吃的回來，有時候帶些蘋果，有時候帶一些熟透的柿子。小明（白明德的小名）在吃過蘋果，還沒吃過柿子的時候，不知道柿子叫什麼，就管熟透的柿子叫「蘋果稀」。我父親白秀峰是個商人，經營豬鬃、馬鬃等紡織原料。我有兩個哥哥，四個姐姐，一個妹妹，白澄是我大哥，當時一家人都住在瀋陽。
>
> 我大哥在日本佔領東北後，就入關到南方去了，後來進了黃埔軍校，日本投降後又回到了東北。我嫂子金石純是個知書達理的人，她非常賢惠，照顧小明照顧得特別好，也給我們做吃的、穿的，那時我們相處得特別好。

偽滿時的奉天 《從浪花大道郵局附近向奉天站遠望》
偽滿「滿洲國郵政明信片」

當時的春日町 《全滿洲名勝寫真帖》
編輯、發行兼印刷者松村源吉，松村好文堂出版，1937 年，18 頁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白明德對筆者說：養母性格溫和、慈祥，不僅把他穿戴得整整齊齊，給他做可口的飯菜，而且養母也唸過幾年私塾，知書達理。沒事就教他唸《三字經》，還給他講「孟母三遷」等故事。當時家裏有手搖留聲機，養母經常放家裏存放的唱片讓他聽，還教他唱《蘇武牧羊》等老歌。

養母的父親——白明德的外公也非常喜歡他，經常給他一些好吃的和玩具。外公原來是木匠，老了幹不動木匠活了就改行算卦。每天敲着一個銅鑼走街串巷。白明德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一聽見敲鑼的聲音，就知道是外公來了，忙着蹦蹦跳跳地跑出去，外公見他來了，總是從長長的袖子裏掏出一袋花生米或一些糖果給他，然後充滿慈愛地摸摸他的頭再繼續敲鑼算卦。

他記得小時候家裏的生活很富裕，窗台都是大理石的，院子裏有樹有花，屋裏鋪的都是榻榻米。

他還記得他小時候得過一次肋膜炎，家裏的妹妹也得了肺炎。也許是因為那時沒有抗菌素，他和妹妹的病都很難治，但是養父母背着他到處求醫，竟然為了他忽略了給妹妹治病，最後他的病治好了，小妹妹卻過早離開了人間。

養父白澄投誠　瀋陽和平開城

1948 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不尋常的年份。

1945 年 8 月 9 日 0 時 10 分，蘇聯根據《雅爾塔協定》，150 多萬軍隊從東、北、西三個方向，在 4000 多公里的戰線上越過中蘇、中蒙邊境，向日本關東軍發動突然襲擊。主要兵力已抽調到南方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關東軍不堪一擊，蘇軍很快佔領了東北，關東軍戰死和成為蘇軍俘虜者不計其數，一些隨軍家屬和「滿蒙開拓團」的農民及其家屬流離失所，紛紛將無法

撫養的孩子們託付給當地的中國人，形成中日之間一段特殊的歷史——「戰爭孤兒史」。

8 月 14 日，蘇軍各集團軍迅速向東北腹地推進。就在這一天，日本政府向美、英、蘇、中四國政府發出照會，表示天皇已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條款之事發出詔書，並將命令所有陸海空軍當局和所有在他們統轄之下的各地部隊停止作戰行動，繳出武器。

8 月 15 日中午，日本天皇發佈投降詔書。

1945 年 9 月，八路軍按照中共中央迅速佔領東北的指示，挺進東北，積極配合蘇軍作戰。蘇軍撤退前，將大批關東軍的裝備交給了中共軍隊。

但是在亞爾塔會議上，斯大林曾向美國總統羅斯福保證，只援助中國國民政府，在蘇軍佔領東北後的三個月後，蘇軍全部撤出東北，將東北主權歸還給中國政府，而當時同盟國所承認的政府，就是蔣介石政府。

蔣介石派以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為團長、中央設計局局長熊式輝為副團長的中國高級代表團訪蘇，於 1945 年 8 月 14 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杰和蘇聯政府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在莫斯科正式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斯大林答應支持蔣介石政府而不支持中共。

1945 年 11 月 19 日，蘇聯提出：中共需退出佔領的東北各大城市，交給國民黨政府，中共軍隊不得與國民黨軍隊交戰，如中共不退出，必要時蘇軍將以武力驅散。

11 月 20 日，中共中央指示東北局：避免和蘇軍發生衝突，改變 10 月 19 日以來拒阻國民黨軍隊佔領大城市的方針，讓出大城市，佔領廣大農村和中、小城市。

1946 年 3 月，國民黨接收瀋陽。

1946 年 6 月 26 日，國民黨軍隊向共產黨的中原解放區發起進攻，國共大規模內戰全面爆發，國民黨軍憑藉其兵力上和裝備上的絕對優勢，向晉冀魯豫、晉察冀、華東、東北、中原等各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人民解放軍通過前 8 個月機動防禦作戰，給了國民黨軍以沉重打擊。1947 年 3 月，國民黨軍將其全面進攻改變為重點進攻，即集中重兵進攻陝甘寧和山東兩解放區，曾一度佔領延安。

從 1947 年起，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

1948 年，人民解放軍同國民黨軍進行了戰略決戰。1 月，東北民主聯軍改編為東北人民解放軍，到 10 月為止，東北人民解放軍向國民黨軍發動了三次大規模攻勢，10 月，東北人民解放軍已控制了東北 97% 的土地和 86% 的人口。國民黨軍隊當時有 4 個兵團 14 個軍 44 個師（旅），加上地方保安團隊共約 55 萬人，但是被解放軍分割在瀋陽、長春、錦州三個地區內。解放軍切斷長春、瀋陽通向山海關內的陸上交通，國民黨軍隊陸上補給中斷，空運運送物資有限，物資缺乏。

「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衛立煌見大勢已去，為保瀋陽，將駐守本溪、撫順、鐵嶺等地的部隊調入瀋陽，連同原駐瀋陽的部隊共 13 萬餘人，由第 8 兵團司令官周福成指揮。

1945 年 11 月底，中共黨政軍機構撤出瀋陽以後，留下了完備的地下黨組織。從 1945 年到 1948 年，中共在瀋陽從事地下工作的人員總數是 1200 餘人，其中黨員 178 人。當時在瀋陽的有 11 個地下工作系統和祕密情報小組。1948 年 5 月，根據東北局的指示，成立了中共瀋陽工作委員會，通過整頓，將地下黨及地下黨組織分為 7 個系統，分別領到工運、學運、遊擊武裝組織、統戰及敵軍工作，其中還有的潛伏於國民黨軍政指揮系統中，利用職務之便傳遞重要情報的地下工作人員。

中共地下黨還設法控制了國民黨地方武裝，一個是瀋陽第二守備總隊；

一個是瀋陽市民眾自衛總隊。瀋陽第二守備總隊副隊長王鳳起就是一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

第二守備總隊是當時草草拼湊而成，屬師級編制，編制 12500 人，實有人數 8000 人。無實戰經驗。

王鳳起，遼寧昌圖人，1912 年出生在遼寧省昌圖縣鴛鴦鄉大泉眼村一戶農村家庭裏，1925 年考入昌圖縣立中學，曾經由張學良將軍所辦東北軍官預備學校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33 年再考入黃埔軍校第 10 期，1936 年畢業後被分配到駐紮西安的東北軍，在東北軍從軍期間受到張學良栽培。西安事變後，蔣介石扣押張學良，王鳳起對此深感憤怒，認為蔣背信棄義。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上層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代表的親日派，在最高會議上堅決反對對日開戰，也使他十分氣憤。1939 年，王鳳起從抗戰前線考入設在重慶的中央陸軍大學第 17 期深造。在這裏，他與志同道合，在反對蔣介石上具有共同語言的四川人陳蘊山、湖南人曹澤衡、貴州人胡翔、浙江人梅含章、河北人傅嶽等同期同學結成了「反蔣六兄弟」，1941 年還組成了「中國青年軍人將校團」。他曾三次向時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陳誠遞交「萬言書」，闡述他們的政治與軍事主張，深受陳誠賞識。

從 1941 年「中國青年軍人將校團」祕密成立到 1943 年，「中國青年軍人將校團」在國民黨各大戰區、各軍兵種具備了相當數量的成員，他們制定了政變奪權綱領、建立了嚴密的組織關係網，等待時機。

1943 年 10 月，他們試圖發動政變的密信被軍統特務搜了出來，分佈在全國各地的「中國青年軍人將校團」骨幹遭祕密逮捕，解押重慶，由戴笠直接審訊，先後 10 餘次，而王鳳起則把發動政變、推翻蔣介石政權、剷除國民黨高級要員的真實意圖，說成是「清君側」，「擁戴蔣總裁，力圖內除國賊、整肅軍政」，「掃除漢奸、親日投降派」，是「擁蔣反何」的，把「中國青年軍人將校團」說成是「忠於蔣總裁的核心祕密組織」，使審訊難以繼續，多次中途擱置。

王鳳起等被關押在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和白公館。在關押期間，他結識了東北軍將領、國民黨 53 軍副軍長黃顯生，楊虎城的祕書宋綺雲，中共黨員韓子棟、車耀先、羅世文等，受到了中共地下黨的影響，韓子棟還勸他出獄後去東北解放區。

1947 年 3 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急需軍事人才補充，加上蔣介石的愛將、時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陳誠不斷在蔣介石面前為王鳳起說情，蔣介石因此作出批示，宣佈在白公館關押近 4 年的王鳳起等 6 人「無罪釋放」，由國防部分派工作。

3 月 28 日，王鳳起等人回到了南京，在國防部報到。1947 年，國民黨軍隊在東北戰場上一敗再敗，為此蔣介石將陳誠派到東北戰場，擔任東北行轅主任，王鳳起作為行轅高參隨行。

在東北，王鳳起在中共地下黨員的護送下，攜妻子富平潛入北滿解放區，在白城子見到遼寧省人民政府主席閻寶航。閻寶航與富平有師弟之誼，富平在瀋陽坤光女子中學讀書時，閻寶航任該校校長。閻寶航介紹他們到解放區哈爾濱見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高崇民。他們到哈爾濱後見到了高崇民，高崇民將他們介紹給東北局社會部負責人鄒大鵬，經過引薦，他們還會見了負責統戰工作的汪金祥、陳鍾。

經過一系列的談話和教育，王鳳起夫婦決定接受了中共東北局社會部的指示，並表示願意到瀋陽去，開展對國民黨軍等的策反工作。1948 年 4 月，王鳳起和富平重返瀋陽後，王鳳起在同鄉兼陸大校友，時任瀋陽第二守備總隊少將總隊長的秦祥徵的推薦下擔任了該部隊副總隊長兼參謀長，他與妻子富平一起祕密展開策反工作。